



台传媒记者陶子鸾/文 李洲洋/摄

“从军,源于我血液深处的爱国情感和本能冲动……”3月14日,三门人郑凯轩作为新兵代表发言。这是他参加北京新兵役前训练的第十天,连日操练,他瘦了,也黑了,但目光炯炯,精神昂扬,已初步有了一个“兵”的样子。

此前,郑凯轩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三年级,投笔从戎,是他自己的选择,对此,他的家人并不意外。从2005年起,他们家族这一辈的男丁相继从军。郑凯轩是家里的“老幺”,他的五位兄长,全是军人。

“让我来当家里第六个兵吧!”下定决心那天,郑凯轩跟父母说,“我们要把这个光荣传统延续下去。”



穿上军装的郑凯轩



兄弟5人与奶奶金全珠在一起。右起分别为郑士波、杨天书、周成相、杨天宇、何一帆。

三门这户烈士家庭,隔代上演“红色接力”—— 一门六子从军记



兄弟们陪奶奶金全珠聊天。



①郑士波、杨天书、周成相三兄弟在一起。
②郑士波曾荣立三等功。
③郑士波
④杨天书
⑤周成相(右一)和父亲周德进合影。
⑥杨天宇
⑦何一帆

部分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接力棒

2012年和2019年,老四杨天宇和老五何一帆又相继入伍了。杨天宇是武警战士,何一帆则被野战军部队选中。三个哥哥开玩笑说,家里的军种越来越丰富了。

武警和野战军的训练都很艰苦,尤其是野战军,上山下海,地里爬,海里游,都是常有的事。听惯兄长们讲部队生活,何一帆原以为自己到部队已经很了解。直到进了野战军,他才发现,“完全是两码事”。

“动不动会凌晨两点集合,需要会野外生存,还得进行冬天抗寒训练,要求非常高。”何一帆说。但他没“倒”老郑家的“牌子”,新兵连下考核,十五个科目,他拿下了十四个优秀。郑凯轩和何一帆只差2岁,

从小亲近,总爱问何一帆部队里的事情。“直到他前些天入伍,我才反应过来,原来他也早就想去了。”何一帆笑道。

对于“当兵”这个词,郑凯轩更不陌生。3岁时,父母在外,他有一阵子寄宿在大伯家。那一年,郑士波前往浙江省军区当兵,郑凯轩跟着伯母一起在站台为他送别。兄长一身军装踏进列车的画面,成为他对军人最初的记忆。

小学三年级,父母送他参加军事夏令营。夏令营模拟军队的训练环境,学生们不能与外界随意联络。其间,不少孩子忍不住哭闹,还有父母接走的。郑凯轩的母亲李玲素放心不下,打电话询问,却听电话那儿子淡定说了声“一切都好”。直到夏令营结

束,她才发现儿子的腿上叮满蚊子包,在里边还因感冒发了烧,却一字未提。

“还是受他哥哥们的影响,都是报喜不报忧。”李玲素说。郑凯轩从小就是尖子生,会架子鼓、萨克斯等好几种乐器,爱好乒乓球、篮球、骑行,大学又上了清华。这些年,其实从没有人跟他提出过从军的要求。可有些事早已潜移默化着他。

“军人,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,背后的分量重于泰山……军人当舍生忘死、前赴后继;当有‘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’的从容大义,‘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’的磅礴气势,‘待从头,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’的壮怀激烈!”郑凯轩在入伍发言稿中写道。



郑凯轩(三排右八)在清华大学2023年春季欢迎老兵光荣退伍座谈会上。

退伍不褪色

“做这一行,每天要四五点起床,许多人吃不了这个苦,就转行了。”前一晚凌晨2点睡,当天从宁波赶来椒江的周成相笑着说,“不是说当了老板就能轻松的,有天早上我晚起了一会儿,一看100多个未接来电。”

退伍后,周成相当了一阵子司机。妻子的舅舅开办钢厂,让他过去上班。周成相却说:“如果你只是卖我个面子给我一份活,我不去。”对方听完,开始带着他,教他做生意。

周成相说,是部队的大熔炉让他见了世面,“人一定要自强。”如今,周成相从事废钢铁回收生意,年营业额过亿元,他依然起早贪黑。在他看来,吃得苦中苦,是部队生活给予他的品质。老大郑士波也在做生意,年年闯荡,四处奔波。但他为人豪爽,做事靠谱,在业内小

有名气。“从部队出来,无论怎样,希望保持住那颗初心。”郑士波说,“如果祖国需要我们,我们随时冲上前。”

2021年,何一帆退役。他回到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继续学业。他所在的寝室有6个室友,其中5人都是退伍军人。大伙儿商量好,秉持“军人退伍不褪色”原则,每天一起训练、跑步,一起打扫卫生,保持部队作风。

晚上,这个寝室是“不准”刷手机的。大伙儿会讲部队里的故事,探讨军人精神。大一下学期,在5名退伍军人鼓励下,唯一没当过兵的室友也去了福建从军。

此后,学校每逢征兵宣传,就会找上何一帆的寝室,让他们做同学们的工作。因为当过兵,何一帆做事认

真、沉稳,大二竟选成了该校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会主席。学校办运动会,他身先士卒带领同学们晨练、晚练,结束后,又跟同寝室的战友们一起跑步。后来,学院代表队拿到了运动会的第一名。

采访快结束了,何一帆起身准备离开。走前有些不好意思,告诉记者,自己感冒了,得去挂针。“还烧着呢,39℃。”郑士波解释说,“可对我们当过兵的人来说,只要组织有任务,必须去完成。”



扫描下方二维码更多精彩等你来

红色的种子

“您的孙子为什么都去当兵了?”围住郑凯轩奶奶金全珠的记者中,有人发问。

“我父亲金贤俊是烈士,烈士后代根正苗红,他们保家卫国不是应该的吗?”金全珠理所当然地回答,底气十足。

翻看三门亭旁红色往事的资料,“金贤俊”这个名字,屡屡出现。解放战争时期,他是中共三门县亭旁区委联络员。1948年,在敌人的一次围剿中,为掩护驻扎三门亭旁山区的游击队撤离,金贤俊牺牲于海游镇干井潭。

父亲走时,金全珠只有5岁。成长过程中,靠着母亲和邻里的讲述,她逐渐拼凑出父亲牺牲时的场景。

“他们说父亲经受了严刑拷打,始终没有松口。”金全珠说。多年来,她牢牢记住这些细节,并讲

给儿孙听。

“从小就知道曾外公是烈士。”郑士波是兄弟中的老大,也是第一个从军的。他回忆,在亭旁,像他们家这样的烈士后人不在少数,尊崇烈士,往往就是尊崇先辈。每年,家家户户还会给烈士扫墓。

在这片土地长大,红色的种子自小就栽种于郑士波的心里。“少时漫山遍野地跑,我会想象烈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场景,血液为之沸腾。”

到了高二,老师、同学们就都知道郑士波向往军旅生活,常常开玩笑,说他会去当兵。而他默默做了决定——去部队走一遭。

大一那年,郑士波终于入伍。他坦承,一开始,男孩子喜欢摸枪摸炮,觉得那样帅气,选择入伍,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。但去了部队,集体生活让他发生了改变。

没有保留学籍。”杨天书说,“我想,进了部队,就要一路走到底。”

在部队待了一阵,他与家人通话,才得知大姑姑的儿子、兄弟里的老三周成相竟也入了伍,和郑士波同在浙江省军区。

“当兵,更像我们心里的一个梦想,平时不会轻易提起。”周成相笑道,“我们在一起时,没对彼此说过。直到发生了,才知道‘原来你也是这样!’”

后来,杨天书考了士官学校。士官学校的要求,比一般部队要严格许多,他咬牙挺过2年的艰苦训练,成了一名海军通信兵。当兵12年,他几乎年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,从事通信工作。转业后,又去了温岭人武部,一直与军人打交道。

“在我看来,军人是最可爱的人。”杨天书说,“其实在许多看不见的角落,都有军人默默付出。”